

封面人物

30多年持之以恒 胡小平：为凉山留下影像记忆

□何万敏

在「摄影黄埔」接受专业训练

名为《再珞珈》的摄影展，是武汉大学为建校126周年及新闻系八九届摄影专业毕业30周年而办。武汉大学摄影专业是中国当代摄影教育的发端之一，被摄影圈的人们习惯地称为“武大摄影黄埔”。

上述展览2019年11月28日开幕时，作为毕业生之一的摄影家胡小平，正在凉山州布拖县的乡下拍摄创作，没有赶去母校。而他向师友汇报的作品，全部反映的是凉山彝族人质朴的生活、诚实的劳动、独特的风情、欢乐的节日。

带着山野气息的摄影作品，竟与胡小平当年怀着虔诚的心灵报考时提交的图片，达成了时空当中历史的连接。而当时，那个内心忐忑、对城市充满好奇的小城青年，刚刚走出大山。

经过上半年的考试，1987年9月，胡小平如愿以偿从大凉山来到长江边，走进武汉大学的校园。一个完全陌生的城市，让他的眼界变得好奇而

开阔；更重要的是，摄影专业系统的学习给予学子滋养与训练，被如今的摄影家形容为“这是一个重大突破”。

考试的内容即使过去30多年，胡小平依然记得清晰，“就是提交摄影作品，我提交的都是彝族题材的纪实片，包括一个组照”。校方对考生寄送的习作进行专业评审，随后向入围的考生发送通知，然后考生参加高考，即文化考试。考试高过分数线后正式录取。怀揣梦想，胡小平走进武汉大学，所读专业是新闻系摄影专业。

那一班，108个同学，来自全国几乎所有省份。他们当中，年龄最大的已经超过50岁，最小的不满30岁；他们当中，余海波已经在胡武功发起的《艰巨历程》大型摄影展中获得一等奖，他们两人都在班上，众人仰慕。“大家可能都有一种压力吧，或者说都想尽最大努力多学东西。”胡小平回忆，“同学之间互相交流非常多，课堂以外的时间全部被学习填满了，可以说是如饥似渴。”

而对于“重大突破”的进一步解释，胡小平认为：“不进校经过系统学习，走不到好远；在大山里肯定有很多局限，搞艺术需要开阔的眼界，必须走出去。”

今天的摄影界惊叹，从“武大摄影班”群体里走出来的一批人已经成为著名摄影家，成长为中国摄影界的中坚力量。胡小平作为其中一员，实力值得嘉许。

摄影家胡小平，用手中的镜头始终打量着他生长的凉山——他为之持久的摄影，一方面彰显记录的功能，将人与事转化为影像，为地方与历史留存影像资料；另一方面以摄影完成一种诠释，告诉观者自己理解的凉山，表达观点与思想。

如果说，胡小平今天的摄影成就令人瞩目，来自对西南边地民族生态心平气和的观照；那么梳理艺途，我们可以看见他的摄影作品对于凉山的生动记忆，以及所传递的意义生成与价值所在。



阿妈(2017年)



对照(1984年)



山风(2016年)



摄影家胡小平。

摄影是「贯穿终生的事业」

用摄影记录凉山，起初却是以美术的角度切入的。1976年12月，胡小平被招到喜德县电影公司当美工，成天的工作多是画电影海报，偶尔也学着放映。在此之前，高中毕业后他曾到喜德县冕山公社当了一年半知青。喜欢画还要早，县文化馆的阿勒都惹办美术培训班，他去过了；不久后到昭觉县参加美术培训，看到四川美术学院老师现场作画。“美术对我冲击很大”，胡小平感慨，“几乎刚参加工作，我就开始喜欢摄影。”文化馆有相机，画家阿勒都惹也摄影，他借来“海鸥4B”照相机学，“点燃了艺术这个火花”。恰巧1979年随父母工作调动，他又到了普格县电影公司。普格县文化馆馆长李志国搞摄影已经小有名气，胡小平“跟到拍、跟到学，一发不可收拾”，即使1985年调到凉山州电影公司宣传科工作，钻研摄影的劲头仍有增无减。

胶片时代，进暗房冲洗照片几乎是摄影人的必备功夫。房子好办，再小也可以挤出一间；收入拮据，只得动手自制放大机。他从成都春熙路照相器材商店，购买了放大镜头、底片夹、皮腔、压片尺等材料，放大机灯箱用油漆桶做，放大机立柱用钢管做，放大机底座用木板装。在将镜头装在放大机上时，他发现塑料管窄了套不上放大机镜头，就用水果刀削切，结果一下飘滑，刀片差点戳穿左手掌，鲜血喷溅，马上到医院缝针。

1984年，胡小平在《凉山日报》发表新闻图片40多幅。从1982年拍到1990年，这时候，胡小平意识到，摄影是其“贯穿终生的事业”了。

整个20世纪80年代，成为胡小平摄影的“分水岭”。“读大学之前，看不到摄影书籍，得不到多少信息，全国摄影比赛也少，我也不知道摄影史上那些大师如布列松、萨尔加多，只是一心想把自己看到的拍出来。”接受采访时，胡小平以少有的严肃口吻说，“因为没有功利色彩，不摆拍、不浮夸，也不躁动，就那么纯粹地拍。赶场天，有人喝醉了，躺在地上，旁边是供销社，墙两边挂满了廉价的衣服；有的人破衣烂衫，但你看不出悲凉，彝族人天性中有一种乐观的精神面貌。我尽可能拍朴实的生活，因为摄影本身是一种记录。”

与安静拍摄凉山迥异，大学毕业之后的胡小平，频繁地参加影展，有了“获奖专业户”之称。两年经商，做婚纱摄影和广告、卖冰淇淋，他形容那段经历为“下海呛了几口水”。“如果经商成功了，我的摄影也废了。”所幸“那只是很多摄影人要走过的一条路”，胡小平说，那个时期的摄影是“初恋”。

用心才能拿出有分量的作品

一个新的世纪很快到来。时间，在让年轻人青春不在的同时，也让中年人对外部事物和自我内在的认知与思考沉淀。胡小平对摄影的执迷，堪称进入了“热恋期”。他敏锐发现以往大量用120型胶卷拍摄的6×6英寸方片，那些记录了改革开放时代的摄影作品，恰恰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，其历史性、文献性、人文性更加凸显出来，珍贵价值随着时间的积淀而愈加积累。“就摄影实践而言我一直在做，只不过，理论上还没有去做提炼。”胡小平几乎把全部的业余时间放到摄影上，即使后来分别到州文化馆、博物馆、图书馆工作，担负的任务不尽相同，但持之以恒的事情唯有摄影。

面对数码相机的更新换代以及近年手机摄影的兴起，胡小平并没有抱持艺术的高傲钻进逼仄的胡同，而是积极拥抱新技术。2007年，他开始成为最早一拨用手机摄影的专业摄影家。摄影工具在变，坚持的则是对摄影艺术的理解与观念。“还是要用心，才能拿出有分量的作品。”他的看法是，当手机摄影空前普及的时候，起决定性作用的更应该是“观看的眼睛”，只有它才能决定摄影作为艺术的品质。

据胡小平计算，迄今他拍摄的图片总量已近10万张。他举例：“坚持拍摄最久的是凉山彝族火把节，从1982年开始已经有38年。我的足迹遍布普格县的普基、文坪、洛乌沟、西洛、小兴场，布拖县的特木里、拖觉、西溪河、依某、包谷坪、交际河，还有昭觉、喜德等县。至今拍摄火把节300多场。”大量图片的积累，是一个摄影家经年累月耐力与毅力的表述；难能可贵的是，有关凉山彝族风情的珍贵记录在摄影家手中建成为丰富的影像宝库。

量的积累只是文献性的一面，更为重要的是影像呈现的认知价值。纵观胡小平的摄影作品，比较强调通过拍摄者的观看，呈现摄影所处场景独特的空间和时间，向以后的影像观看者传递当时的生活或者视角经验。换句话说，构图不必要强化新颖别致而特别刁钻，按动快门的瞬间的元素构成关系亦不是刻意达成，而重在対日常生活以及普遍情感的捕捉。正如摄影评论家约翰·伯格所言，艺术不应该是隔离于大众的，不应该是高高在上的，而应该采取人物生活场景的亲民视角，跟时代走得更近一些。

“从我内心来讲，我最喜爱的还是拍摄人物，通过镜头看见凉山人的变化。”胡小平扎根凉山、关注凉山、拍摄凉山，在漫长的时间跨度中愈加明确坚持摄影的意义。他让我们通过其拍摄的作品，看见凉山时代进步的光辉岁月。受访者供图